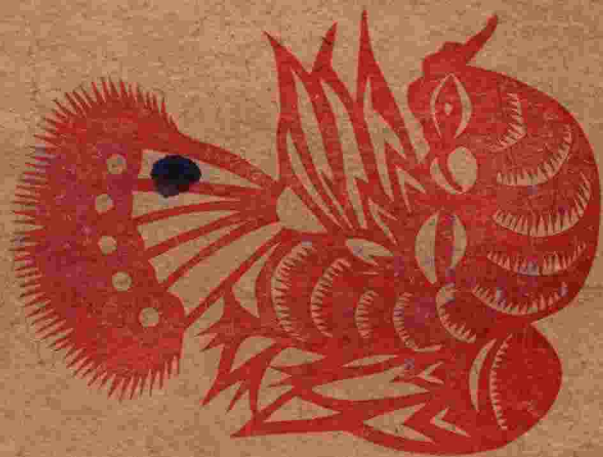


英 雄 傳

第 二 集

陳 學 昭 著



行 印 居 書 社 北 東

陳學昭等著

英雄傳

(第二集)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月

目次

打井、興學及其他.....	天	藍 (一)
水利英雄張仲成.....	劉	漠水 (一五)
送給前綫的新禮物——砲彈.....	譚	蔭溥 (二一)
警衛英雄李樹槐.....	蕭	三 (二六)
典獄長黨鴻魁.....	曾	克 (三一)
蒙民勞動的旗幟.....	葉	家林 (三七)
「熬勁兒大」.....	陳	學昭 (四一)
田保霖.....	丁	玲 (四五)
張德勝.....	楊	朔 (五三)

打井、興學及其他

天 藍

——全萬明改造太樂區——

一 四十四口井、口口井上費心血

四四年陰曆大年初一，太樂區區政府底工作人員都回家過年去了。區長全萬明獨自留在區政府裡。他略略垂下眼簾，謀慮着老百姓開年來的大事。大年初二，他到了羊泉。

一心要打井。

這事年時縣上便提出來過，全區長還親自試掏過兩口井，群眾中也還有些醞釀。但事情終歸沒動彈起來。

全萬明見到鄉長，鄉長却說，「這上正上月，怕老百姓不能成吧！」

全萬明說，「你身為鄉長，這話可說差了。毛主席常給我們講一句話，「幹部要起決定作用。」是我們跟在老百姓後面走，還是我們要領導他們呢？問題是沒有時間了，我們要趕春耕前完成打井的工作。」

全萬明說服了鄉長，見了見積極份子底面，又說了許多話，讓大家有個準備。第二天召開群眾大會。

他在會上宣傳群眾說：「伯伯叔叔，哥哥弟弟，大家都來齊了。關於打井的事，我有幾句話說。」

「我是在羊泉長大的人。下到三四里地的深溝裡掬水吃是一件大困難事。你們知道得比我清楚。該有多少年了，孤兒寡婦，老弱殘廢，吃不上水，有錢的人買牲口馱水，無錢的人下山挑水。一個好後生，天沒明下山，等一個來鐘頭挑水上山時，兩腿打顫。一天挑三擔水，一個大清早晨便過去了。人還要累得個不成樣子。鄉親們，這是我們日常過光景的事，一件大困難。」

「毛主席苦口婆心叫咱們發展生產，可是挑水誤了咱們多少工呀。我們算一算，伯伯叔叔，你們都是老當家的，你們自然知道。一戶人家花一個早晨挑水，三戶人家就得一個整工。咱們太樂區一千戶人家，不是一天至少得花上一百個工嗎？這樣一個月一年又合多少個工呢？挑水誤工就好比一條繩子縛住了我們的胳膊，叫我們不能好好生產。今天我們要仔細想一想，怎樣解開這條誤工的繩子。」

開明的士紳們聽了那個個點頭稱是，互相談論着這樁事情，貧苦人都歡笑起來，像是要做一件喜事似的，特別是莊稼漢，覺得全區長說出了他們心裡的話，真是替他們出了一個好主意。本來，他們整天生產忙，就是早晨擔水難。

接着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討論打井如何打法的問題。最後，分組的負責人選舉出來了：任學孟、任啓才等等。並且發動競賽：看誰先動工，誰先掏成。

打井運動開始發動起來了。

大雪。雪迷漫了山野，也蓋住了羊泉。打井的事在個別的地處發生了困難。

「下雪，不怕，有辦法！咱們搭起幕棚來掏。驚蟄出牛，日子不多了呀。」全區長說服了大家，又親自借運鹽脚夫底幕棚搭起來。

木架架好了，轆轤做好了，掏土的鐵頭也都齊備了，只等掏井的工人下去。

「古井下去不得啊，會悶死人。先吊個燈下去試試看。」有人提議。

燈，燃着捻子，一幌一幌的吊下去，滅了。衆人有點驚異。

「再吊個鷄下去試試看。」活鷄吊下去，死鷄吊上來。大家不禁有點膽怯。

全區長心裡有數，他早就和老年人談過——古井裡面是有點悶的，但決不會悶死人，年時他自己就掏過井。那鷄，原來就是一隻要死的病鷄，燈可能是風吹熄的，他一想到這裡，便把外衣一脫，袖口一捲，褲腳一掄，說聲：「毬，我不相信。要死，我先下去！」人們把幾十丈長的井繩縛在他破爛的襖襖上。

有的老年人禁不住說話了：「我們難道就不趕良心上想一想嗎？我們喝水，咋能要區長下去掏井？日後不但我們要挨罵，就是羊泉人底子子孫孫都要挨人家底罵呵！……井裏咋能悶死人呢，從前又不是沒人掏過！」

終於要吃這井裏的水的後生自抱奮勇下去了，掏了一整天上來，啥事也沒有。

正月十二，羊泉鎮底廟會舉行了。男女老少，親戚朋友從四面八方來趕會。好熱鬧，見日不下三五千人。

每人喝一杯水，三人喝一壺。往年，吃水好艱難，人擔水艱難，牲口馱水也艱難。今年，光景變了。羊泉四街有井：古鹿，古鹿鹿，水桶放下去；古鹿，咬嘎嘎，水桶絞上來。泉井就在門前，不愁水用，不愁水喝。男女老少談井好，親戚朋友談井好。特別是莊稼漢，心裏想開井呵！

打井運動由老百姓自己的嘴裏宣傳開了。

元宵後幾天的一個深夜裏，區書姚進賢已將幾處打井底經驗研究好了。他和全區長兄弟般的商談着，這樣，那樣。

給各鄉打井底指示信開始發出。爲什麼需要打井——老百姓日常生活上的困難，就誤生產。用什麼方法——先說服積極份子，經過群眾底醞釀，加上行政上的領導，再由羣衆自己動手來打。期限——盡可能在老百姓上山揭地前搞完，搞不完便慢慢來，不要誤了春耕。其他具體情況，可以斟酌辦理。

每一鄉，每一村，都在掏井：打新井呀，掏舊井呀。生活，向好處走，紅火得像做喜事一樣。

全萬明村村走，鄉鄉問。

「咋嘞？打下十幾丈還沒出水？再打吧，打下一定有水！」

「咋嘞？出水不多？打過石頭層就有泉水。石頭層有的在廿丈以下，有的在卅丈以下。不要怕，大家一定能成的，這是解決咱們自身的困難。」

「咋嘞？還要看個風水嗎？我能行！四崖高，中間底，就是水頭。」

「咋嘞？陰陽先生齋虎明說井要打在人家麥田裏？豈有此理！他一再破壞老百姓的利益，我們要好好改造他！」

經過多少個鬭爭，出過多少個主意，太樂區底打井運動終於在四四年裏完成。吃水底困難和生產力底束縛被解除了。但是，那口井多深，那口井怎樣才開工，那口井上的井房是怎樣蓋起來的，全區長都會經用過心。老百姓說：「千百年後，咱吃水忘不了打井人。」

四十四口井。口口井上費了全區長的心血。

二 打爛泥神神，蓋新學校

八月裏，秋天的太陽鋪在寬敞敞的麥田上。太樂區的青年人，頭上繫着白毛巾，身上穿着藍襖襖，把關帝君從荒涼的古廟裏拖出來，一棍兩棒地將頭打掉了，隨着身子也給毀掉了。「泥神神呵，你們「上天」去吧，留下人間的廟宇給咱們蓋學校。」許多人嚷着，拍手笑着。泥菩薩本是泥土做成的，復歸於泥土。

關於破除迷信，創辦教育，全區長覺得有四種人必須把握好：老年人，較比保守，多少有點神神觀念，可是他們的話是經常被人重視的；婦女們，舊社會裏最受痛苦的人，是最信神神的；進步的有知識的士紳，不怎麼敬神神，却愛在新社會裏辦教育；最後，青年農民，堅決反對迷信和迫切要求學習底積極力量。怎樣把這四種人，像打鑼鼓一樣打合來，打出一套反迷信辦學校的調子來呢？這需要一個宣傳醞釀底過程，還要等待一定的機會才能動手。——全區長這樣日夜謀慮着。

全區長提倡新的家庭關係，尊敬老年人。他對羣衆說：

「泥神神，紙神神，不抵事，它解不了窮人底災，救不了窮人底苦。那是舊社會騙人的一套。它耗費了我們的錢財，又耽誤了我們的生產，還給我們滿腦子的迷信觀念。邇刻是新社會了，我們要開開眼界，轉轉腦筋。」

「父母將我們從小養大來，花了多少力氣，費了多少心血，現在又叫咱們怎樣在新社會裏過好光景，真是恩德說不盡，我們還不應該孝敬他們嗎？」

老年人聽了很高興：新社會裏，老年人更被尊敬，有一個更溫暖的家。

全區長提倡新的家庭關係，解決婦女問題，他對婆姨女子說：

「婦女們呵，你們的苦事，我很知道。新社會裏，你們要參加生產，爭取平等自由。

「漢子咋個罵你們婆姨的呀，」巴你媽的，老子就是給你搞壞了，總是要錢買這樣買那樣！」你們要買個針，伸手問丈夫要，丈夫給不給，他有權能。兒女哭哭啼啼，哭在你們心裏，你們想買個糖菓給小孩子，伸手問丈夫要，丈夫給不給，他有權能。你們有啥辦法呢？

「婦女們呵，就是你們手頭有幾個私房錢，還要拿去買香表敬神神！想想看，神神對你們究竟有過啥好處呵？邇刻新世道，你們要參加勞動，努力生產，能幫助丈夫解決經濟困難，叫兒女吃得飽穿得暖，你們就有好日月過了。丈夫會敬愛你，公婆會看重你，你們就有了平等自由。

「我們太樂墟上種棉花，棉花長了，男人忙不過來，你們幫到打卡。我們商議過，十斤淨花，你們能得三斤。邇刻有了合作社，你們也要紡棉花，織布。紡下花，織下布，賣錢能行，自己穿也能行。喂蠶也是好事，喂蠶利大。我已經歷下兩畝桑樹條。將來我們年年種桑樹，讓你們的蠶吃個飽飽的，作個繭大大的，受苦人底婆姨女子也能穿上絲綢，你們看這美氣不美氣呀？……」

婦女們聽到這些話很高興，她們出門幫助務莊稼，在家紡紗織布，春裡喂蠶繅絲，有事情做，又有利圖。漢子們更敬愛婆姨，公婆們更瞧得起媳婦。

春天，打井運動展開，夏末秋初農閑時，羣衆中間醞釀着拆除荒山上的古廟蓋井房。反對的人很少。

但是另一批青年人却主張拆廟蓋學校，說是蓋井房用不着那麼好的磚瓦，那麼大的木料。

全區長謀慮着：毀廟興學底時機到了。

任培吉先生，是一個有知識的進步士紳。人們很尊重他，他也很愛戴爲人民謀利益底政府。他時常談到辦學校的事情。事情很困難：沒有一個寬敞的地址，蓋房子沒有磚瓦木料。可是任先生現在聽到有人言傳拆廟蓋學校的意見了。他想這是對的。有一天，爲了一個夜校開學，全區長來看他，他就嚴肅地和全區長說：「咱們辦學校，啥也沒有，不像個樣子。我提議把就近的娘娘廟拆來蓋一所新學校，你看怎麼樣？」全區長立即笑說：「你老先生提出這個寶貴的意見，羣衆沒有不擁護的！」

晚上，夜校開學，舉行盛大的典禮，羣衆都來參加。任培吉先生講話：「我們羊泉人要響應毛主席生產教育底號召，要辦個好好的學校。可是你們知道，咱們一沒有校址，二沒有蓋房子的磚瓦木材，咋辦？」

……我提議拆娘娘廟，你們看咋樣？」

「贊成！」大家贊成，事情就辦成了。

侯家莊，周學坤先生也主張這樣做。大家都贊成。

毀廟興學底事情，就像水裡面的波浪一樣，跟着打井運動展開了。

老年人、青年人、婦女、漢子、窮人、進步士紳……都組織起來了。變工隊、合作社、婦紡組、新的學校、新改造的二流子——新的生產關係，新的家庭生活——大家邁着新的光景。

大家過着新的光景，心裏就生出新的思想，嘴裏談論着新的問題。

大家心裏既然謀慮着新的光景底新的問題，便再也不需要神神了。他們需要文化。泥土做成的神神給打爛了，又歸成泥土。新時代底學校在拆除了的寺宇底地基上建立起來。

三「你作惡的，也是我的不是！」

太樂區有四十七個人不務正。

全萬明說：「人本來都是好的，可是舊社會造成二流子，我們新社會要把二流子改造過來。」

四三年冬天，天寒地凍。全萬明勸說任學正改邪歸正。

「學正哥，你以前飄流在外，邇刻住到咱邊區來。你一不要害怕，二不要害羞。我們從前是換過帖的兄弟，我們不是仇人。舊政權把你害了，新政權要維護你。

「呃，你不要哭呀，也不要傷心。說起來，你作惡的，也是我的不是。我糾正得你太遲。要不然，你不會過成今天的光景。」

「原先，咱們一搭兒鬧革命。張育民同志，咱鄉縣縣長，咱們的老當家的，曾經派你做義勇軍底隊長。但你後來對不起革命，錯認親人做仇人；你出了邊區，又勸得你兄弟也出了邊區，搞得你一家人家破人亡。可是你的左隣右舍，親戚朋友，在革命政府底幫助下，都越過越興旺了。」

「你是有本領的人呀，誰說你沒膽量，我不相信，你從前幹起工作來不怕坐監牢。誰說你不聰明乖覺，我不相信，你後來不務正，賭錢總是賭個十萬八萬的，你媽婆娘總是要擰個最標緻的。可是你的錢到那裏去了呢？你如今只落得一貧如洗！你相好的女人又到那裏找去了呢？你還不是無家無息！你媽找不上你，跟你跟不上，沒吃沒穿活受罪。」

「你不要哭，也不要傷心。我也有錯，勸說得你太遲。倘若我至今還不這樣做，那我就一對不起公家，爲公不忠；二對不起乾娘，眼不顧家；三對不起你，眼見你墮落腐化不救。……」

「是的，只要你好好考慮清楚，還來得及；只要你決心勞動，你的家一樣可以發起來。」

任學正聽從了全萬明底話，在區上務生產，從此改邪歸正。

任蘭畔是個頭固二漣子，誰都說他無法教過來。

任蘭畔二漣子活到了這樣的地步：一天遇到他的陪眼親家趕集，手上提了一個牛毛口袋，他走到跟前說，「親家，我借你的口袋裝一裝糧食到市上來賣，賣完了就送還給你。」

「你是誰呀？」陪眼親家問。

「我是你親家任發祥嘛！」他不說出自己的名字。

毛口袋到了手，他馬上換個錢花了，可憐陪眼親家左等人不回來，右等人也不回來。

任蘭畔二流子活到了這樣的地步：他給另一個二流子看門，却把人家的舖蓋都捲跑了。他見雞抓雞，見乾草偷乾草。人們說，這個人沒辦法了啊！

四四年二月，區政府召集二流子來訓練，他得着消息就偷跑了。到婆姨生娃娃的時候，忍不住心，他才回來看看。全區長馬上找到他家裏。他婆姨說，「全區長，他去不得，留下我一個人坐月子，吃不上，喝不上。」全萬明說：「好你的，有我在，困難不叫你受。你蘭畔不丟改造，你二流子家庭，有啥光彩？蘭畔去到我區上工作，你是個抗工屬，人家會優待你。」

全萬明安頓蘭畔底侄兒說。「念在叔叔情分，看顧他一把吧！將來他們好了，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情義。」又安頓蘭畔底小舅子說：「看在你姐姐頭上，照顧她一把吧！將來她們好了，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情義。」——麵送來了，水也挑來了，任蘭畔婆姨月子裏吃油炒菜。

任蘭畔到了區上，他晚上冷，全區長將自己炕上的毛氈送給他；再冷，又將自己的被單送給他。他病了，全區長給他烤饅頭吃。「蘭畔呵，只要不務邪事，勤務生產，你需要什麼，政府都能想辦法幫助你。」任蘭畔改好了，給人攪工，掙下錢給婆姨買棉花紡線。婆姨笑着對全區長說：「他邇刻好了，白天做事做，黑裡不貪眠，儘在光景上過事。」任蘭畔從此勤務生產，改邪歸正。

太樂區四十七個二流子，有四百七十戶親族眼望着他們務正，督促他們務正。

新社會裡，人和人底關係變了：人擠着人往好處走。大家活得更親密，像一家人。

四 謝家塔人組織變工隊

謝家塔地頭荒涼，住着六七個佃戶家。人們好遊耍，却窮得穿吃不上。四四年二月十二全萬明到了謝家塔，心裡思想着：「好你受苦人呵，有勞動力就是缺少領導。」吃罷下午飯，他宣傳積極份子縱五信說：「別處的人發財不發財，我保不定，你謝家塔底人不發財，我決不相信。這樣多的荒地，這樣好的勞動力！」縱五信說，「我相信你的話。」

夜裡，他在羣衆會上說話，「你們都是窮苦的可，可是你們爲啥不停地往羊泉街上跑呢？算一算嘛，一人一月去三次，九人一月就是二十七次。一次連誤工吃飯花二千元，一年就接六十多萬元！你們到底有多大家私呢？說呀！……」

「從前，有誰管你們？國民黨聯保處不會管你們，你死也好，活也好，他們橫豎逼着你們要錢要人。現在的政府，毛主席、高崗同志出主意，給你們辦事？生怕你們不發。你們還不該翻個身站到政府方面來嗎？你們說呀！……」

「我在縣上開勞動英雄會，親眼看見張縣長手使鋤頭，肩挑担子務重勞動。我是一個鐵匠出身，想起了過去的日月，眼裡掉下淚來。你們也都看見過，隊伍上的營長連長開荒搗地。縣上工作那樣忙，隊伍要流血打仗；咱們也不管，大事全有他們管，他們還那樣勞動，咱們還不該好好組織起來務莊稼嗎？你們說

呀！」

大家沒有話說，有的流下眼淚，有的出神地望著區長。他們看出了自己的前途。

當夜，人們好像在無限的痛苦中產生了自己新生活底嬰孩，變工班子產生了。第二天，他們上山採柴，家家戶戶底煙筒裡冒起了青色的炊烟；下午刨梢，動手開墾那黑黝黝的處女地。

現在，謝家塔一早雞聲響，大家都起來。太陽下山後，大家才回家。兩頭不見亮。

生產班子裡配備了一個隊伍上的積極份子高思敬，他幹得勤，領導好，大家欽佩他。

全區長時常來看他們，來時總是問長問短，大家需要啥，就盡可能幫助個啥。他人不來，打信來，不但打信來，有一次還送雞蛋來。

「好你區長呵，你的雞蛋咋來的，我們知道，你深夜裡自動給婦紡組打紡紗錠子，人家就送你幾顆雞蛋。你却把雞蛋送給我們。好你區長呵！」

鄉上也送東西來，米酒、豆腐……又捎信來。

「好你鄉長呵，你們自己，做得吃的米酒、豆腐也送給我們，讓我們給你們搨點地吧，了了心願！」可是鄉長堅決拒絕了他們的答謝。

秋後，謝家塔生產班子底班頭樸五信提早送公糧，遇見了全區長。他說，「我今年富了，落下十二三

石糧。政府說是不要我出公糧，我也要出，良心上不得過呀！」

新社會裡，共產黨底鋼鐵般的領導，打開黑暗無邊的專制統治，把無限的勞動人民底力量引出來，要創造一片花紅的世界。

（一九四五年三月解放日報）

水利英雄張仲成

劉漢冰

『人要拿住水就可做很大的事情。』

張仲成在年青的時候，就夢想着有一塊好的肥沃的土地。可是在舊社會裡，他只能有五垆沙地。不是交糧交稅，就是遇上天災，終年辛苦耕種，還是一無所餘。那時，他就趁空從一個抽大煙的匠人張文義跟前學了四十天手藝，投得竅，他就給別人洗磨（砍磨）、砍碾，在種地以外還攬些石工。

民國十七年。說起這個可怕的年成呀，人吃樹皮，逃的逃，死的死，他領着一家五口人，從老家橫山若尤垆塹投奔延安府，十八年才移到靖邊楊橋畔，在浮山上闖路坑住下來。全家人到草山梁挖了十幾石沙米。雖然住在高山，在那一帶是缺水的。可是他有工人的靈巧，發現了水源，『高高山，七寶泉』，掏出來一口旺盛的水井。第二年在山上開種了四五垆山地。

可是十九年老鼠成害，咬了他的糧食，全家人就在一塊愁開了，碰巧聽到信息，楊橋畔要雇人掏蘿蔔。到楊橋畔，那時正遇到大的災難，全村遭瘟疫，接連死掉了四十多人。豬在田地上亂跑着，鷄飛上屋頂，他心裏酸酸地給別人掏蘿蔔，可是好美蘿蔔！每個拳頭壯，地裏鋪得滿滿的，他累的滿頭大汗，嘆息着：『地可真是好地。』他決定搬到這兒來。

婆娘生氣走了還是埋頭幹

張仲成到楊橋畔給魯殿神安了二年莊稼。這二年，他盡了一切力量，利用河水灌種田地，長的又長又大的麥穗，長的又寬又大的豆莢，長的又粗又壯的蘿蔔。這兩年辛苦的結果呢？他在浮山上買下三十畝地，可是不能成種。盛家爲了除「害」（捐稅），願意把楊家畔跟前的三十六畝沙梁地換給他，「這個地能修園子！」盛家的長鬚子掌櫃對他說。他很同意，換了約。他正愉快地在睡着做夢，可是婆姨帶着娃娃從山上趕來了，「看你做的蠢事，你讓我們吃沙子嗎？你這瞎人，老糊塗，你換下啥沙梁地。」

真的，那是啥沙梁地，實在就是沙堆。婆姨不願和他過活，一賭氣就帶着女孩子和孩子回老家棧山去了。在那裏，婆姨把女子給了人，得了九十塊現洋，自己過日子。

張仲成呢？起初有些洩氣。在那一個冬天，他就擰着工具到張家畔灘去給農民洗磨、砍礮，賺得米和錢。二十二年清明一過，河上有了水，他就走回來看地形修地。「石匠老張真胡搞呢！高沙梁地還能修得成嗎？」楊橋畔的人在明裏暗裏都在譏笑他。可是他不管，作了三個木槽，在引水的地方安一個，另兩個放在接沙的地方。水由木槽上灌進去，冲到溝裏木槽，上面的沙就塌下來了，水混着沙就困退水滿溢了出去。一天復一天，沙梁地平了，水地修開了。

第一年他修成四畝，第二年修成八畝，直到第四年，他把三十六畝地都修成了。並且時代變了，革命

發展到靖邊，建立了人民的政權，幸福的日子來了。

包修水利大工程

說起楊橋畔的地呀！張仲成常說，「是真金的地！」這地一年能種二次，春上種麥子帶蘿蔔，到芒種跟前插黑豆。每畝能收麥子五斗（好的能收七八斗）黑豆三斗，蘿蔔十幾裝。

張仲成在地上收穫豐富的糧產，又受着新的政府的愛護，這消息傳到老家橫山，婆姨就領着兒子搬回來了。很快的，在畔上給兒子問下媳婦，他已蓋起房屋，栽了幾百株柳樹，還栽上八棵菓樹。二十七年，他就被選爲縣的勞動英雄，得了二元獎金和一張獎狀。

那一兩年，在人民中就傳說着一件新聞，「政府要開闢楊橋畔，使老百姓得利呢！」到三十年，政府撥款又貸給糧食來安置難民到楊橋畔修水地。楊橋畔一帶人都推薦石匠老張，「如果有十個老張，沙梁早打平了。」那一年從七月到九月，張仲成領了工人引水打了高二丈幾，有幾垧地寬的一道高沙梁。十月，張仲成在縣上提出了開闢楊橋畔的提案。第二年，縣書惠中權綜合了他和當地羣衆的意見，提出重修新壕。這一工程可以增修水地二萬多畝，但是新壕要經過有四里長、五六丈高的大沙梁。當時承包的一個叫趙占福，他修石壕要工資一百二十萬，還有三百步沙梁，「嚇死我也不敢包。」

惠中權同志到楊橋畔訪問張仲成，很親密地談了一會話，這事張仲成記得很牢。他很懇切地在惠同志

面前包下這工程，一百步石壕的工資是五萬五千元。

「嚇！石匠老馮發瘋了呀！」楊橋畔的人在議論他。但是老張在惠中權同志跟前講了很有力的論據。

「要拿住水。水滴石穿，力量無窮。但是賽不過人力，人要拿住水，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張仲成擔負了這件偉大的工程。

節省人工九十五萬個

一件新的事業在楊橋畔開始了。橫山一帶隣區的移難民不斷的搬來，新修成了很多窰洞，附近的居民不斷的跑來參觀。

張仲成每天在壕上，用着水的力量，要打成二百步長的壕，要退去二萬四千五百立方尺石塊。浮皮上的一丈多厚的土層用人工除去，再搗碎有四尺厚的石層，放水由退水石洞推到河底去，這樣比起人工的力量要高三十倍，省去工資五十來萬元。

另外還有一道沙壕，全長約一千步，已修成六百步長，四十步寬，十步深的一道新壕了，共計爲二十四萬方七，四個工修一方土，需工爲九十六萬個工，但是他用水力的修法，共費了九千六百個人工，節省了九十五萬零四百個人工。據計算他這種修法，一個人工超過二百八十個人的力量，這是他的一個創造。眼看着五六丈高的大沙梁被推平了，修成了整齊的水地。

張仲成每日辛苦的工作着。另外還修了三個退水石澗，今年修成的兩個更是費了很大力量的。這澗有十丈長、五尺高、三尺寬。但打到第六丈時，膠土內出了「腰沙」，這類純沙的土質易塌，承修的工人看有危險就不做了。「這還行，我一定要把任務完成。」張仲成就和老鄉張國發去推土。到第三天，又換他的孫子和他推土，他還下澗挖土，結果把退水澗修成了。

開闢了「塞外江南」

楊橋畔現在稱爲「塞外的江南」，種植起樹木，整齊的窑洞和房子，一望是三千五百畝至四千畝能種麥、稻、甜蘿蔔等的水地。張仲成回憶中的楊橋畔的破舊光景，完全換了樣了。從橫山老家上來的有他的大門（伯）家，二門家，他的女婿和他的親戚，每家都修了水地。近幾年來移來了五十幾家難民，大家都修了地，都在政府的幫助下得到肥美的田地耕種着，張仲成享得了豐衣足食的生活，農民們也全都得到幸福。

楊橋畔能修成一萬至二萬五千畝水地，每畝水地够養活一人，楊橋畔能容納移民一萬至二萬五千人。去年三月，張仲成在縣上得到勞動英雄的獎勵。去年九月，全縣人民給他在水壩口子上立下永遠紀念的石碑，有五百多農民集會慶祝。去年十二月，他出席分區的勞動英雄大會，得到特等獎勵。

他這次參加邊區羣英會，每逢開大會都坐到主席台上。眼睛常是笑嘻嘻地眯着，披着一件老羊皮襖。

問起他的年紀，今年滿五十八歲了。

註：楊橋村靠從鎮靖河引水，因此要除去沙梁才能修水地。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解放日報）

送給前綫的新禮物——砲彈

譚 蔭 溥

邊區早就想給前線戰士送一件新禮物——砲彈。

邊區特等勞動英雄沈鴻工程師在延安開了一個多月職工代表大會，做禮物的任務交給了他和他的工廠，限他四個月完成。他回到工廠，滿身滿臉還是灰塵，就跑到各個工房裡，看看工人們做工的情形，然後回到自己的審裡，臉也 不得洗，就翻開書想起來，因為他以前在上海也沒有做過這個玩意兒。

沈工程師翻一翻書，又想一想，又翻一翻書，又拿起鉛筆在紙上劃一劃。他想，造砲彈要有多少部機器？要一些什麼樣的機器？這些機器怎樣造？要蓋多少房子裝配這些機器？管理這些機器要有多少工人？……等等問題，都要想得清清楚楚，設計得準準確確。不準確，只要差了半根頭髮那麼粗，機器就要發脾氣，不走路。

勤務員給他端上一碗小米飯來了，他也不知道，等他忽然發現了。小米飯早已冷了，他不吃也並不覺得餓。午睡就坐在椅子上，閉着眼休息幾分鐘。晚上不到半夜不睡，常常睡下了，想起了一個機器上的什麼問題，馬上又坐起來，點上燈，劃到紙上去。第二天一亮，仍然和工人們一同起床。

七月二十日，製造砲彈的機器設計圖樣，從工程師的腦袋中產生出來了。

工廠跟着開了一個會。要造砲彈，先要製造砲彈的機器。會議決定了「造機器」的四十天突擊計劃。

四十天突擊計劃是這樣的：蔣應川趙占魁股，負責把××部砲彈機器打出木樣並翻鑄出來，黃海霖股負責把蔣應川股翻出來的機器，車出並裝配，郭鳳林股負責建築工房，保證機器車出後，就有房屋裝配開工。工作是一股連着一股，一個連着一個，只要有一個人誤了一秒鐘，全部就要跟着休息，完不成任務。

四十天！××部機器！××間房屋！

任務是很大的，對這個工廠來說，任務的繁重是空前的。雖然工人們在趙占魁旗幟下，醞釀着：『爲着戰爭，我們願意加工，不分晝夜。』但還有技術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困難。

首先是翻砂股，翻砂股如翻不出機器或者翻不快翻不好，黃海霖股就沒有工作做。恰恰翻砂股的熔鐵爐就有毛病：灰鐵經幾個熔爐一翻，便變成了白鐵，白鐵做手榴彈是好的，却不能做機器。如果××部機器都翻成了白鐵，那就大糟其糕！

熔爐必須改造！必須經過沈工程師的手。

沈工程師混在翻砂工人中，滿臉烏黑，一身煤烟，從熔爐裏鑽進鑽出，終於摸索出了一個道理。裝爐以後，他又終日守在一千五百度高溫的熔爐旁，作科學的紀錄和研究。工人去吃飯，他不去，工人給他帶回一個饅頭，他才想起應當吃點什麼了。他本來是不吃饅頭的，現在他只好將就，一只手捏着一個饅頭，而兩隻眼睛却仍釘在熔爐裏。直到他得出了科學的結論——靜壓須保持每平方英寸三央斯，最好是四央斯。如果少於三央斯壓力，鑄出來的機件便變成白鐵了——並使工人也懂得這個科學結論爲止。

蔣應川趙占魁股的熔爐改造成功了，更掀起一全股的突擊熱潮。熱得像熔爐裏的爐水一樣高。一開門就上工，活不完不下工，蔣股長的眼睛被鐵花燒傷了，楊保生，還有別的許多人的脚被鐵水燙傷了，都不肯休息。他們說：「當兵的在火綫上輕傷不下火綫，咱們工人在後方也是一樣！」趙占魁在這樣大熱天，還穿上棉衣，手拿鐵棍，守在火燒的熔爐邊，他戴的草帽，穿的棉衣，被鐵花燒成一個個數不盡的洞洞。這樣，在四十天突擊中，蔣趙這個股，翻鑄機件超過計劃百分之八十一，翻鑄砲彈壳超過計劃百分之十七。又在計劃外翻鑄×××二五七九個。

鑄出來的機件，送到了黃海霖股。內有小部份變成了白鐵，白鐵必須退火，鍊鐵班長王金棟苦思研究，改造爛火爐，解決了退火問題。但引擎又發生了毛病，機器停止了轉動。沈工程師與引擎班長王希哲共同檢驗三天三夜，才把它修好，使機器又轉動起來。於是，車的車，打的打，裝的裝，車的一快，裝配的也要快；由一個人的突擊，影響了全部門的突擊，自動停止兩小時學習，有的每天加工到十二小時以上。還不到四十天，××部嶄新的砲彈機器就裝配好交貨了。

郭鳳林股看見蔣趙股與黃股的突擊精神，只就心機器好了，機器房還沒有完成，他們也突擊起來，每天工作十小時，拆房子、打地基、抬石塊、修窖洞。八月一日，郭股長親自領導全股上山搬木料。天上星月還亮，便出發了，走了三十餘里到木料處，老百姓才開始生火做飯。二丈七尺長、八寸乘六寸見方的大木料，僅用十六人抬，沒有路，走河水，休息時木料擱在水裏，越抬越重。新來的學徒還沒有補充鞋

子，腳底板扎破了。但爲了快點叫新機器宿營，快點叫新機器長腿，爲了快點叫新禮物送到前綫戰士們的手裏，每一個都是幹得快樂又起勁。

新工房蓋好了，新機器在房裏長了腿，引擎在怒鳴……一切都按照計劃勝利完成了。

但第一個砲彈，從砲口跳在來，它不會炸裂，前綫戰士們當然不喜歡這樣的禮物。工程師、工人，都楞住了。

中央黨校有一個做了十幾年砲手的砲兵專家，被請到工廠裏來，沈工程師虛心地向他請教，共同研究，又參考金陵兵工廠最優良的一種砲彈，沈工程師得到了啓示，決心改變圖樣，重新設計，即現在已經成功的『流線型』。爲了解決產量的速度問題，沈工程師又設計了一部翻鑄砲彈的機器，產量比手工翻提高五倍，而且準確光潔。

大量翻鑄砲彈機器，又是蔣趙股的光榮任務。他們與黃海霖股的鍊鐵班合作，訂出了二十天的突擊計劃：化銅×萬磅，鑄砲彈機×部，銅砂箱××付。在蔣應川趙占魁領導下，分日夜兩班，緊張的鑄度，可以和戰場上的肉搏相比。幾十個人的調都被銅水燙傷了，但誰也顧不得休息。他們說：『寧捨四兩肉，不捨一爐火。』

鑄貨送到黃海霖股出去車光，這又是一個大問題。圓盤上八個小圓孔的距離，不能差一毫一厘。到底曹金木想辦法克服了這個困難。

使用新的砲彈翻砂機翻砂，第一次是工程師，然後才是工人。

十一月七日，工廠黑板報上寫着——

「工場自十一月一日起，每天下午下工後，有郭股長、孟、劉班長及鉗工烘爐一部份同志，連着幹到開飯才下工，特別是郭股長、孟班長、楊世傑同志，爲砲彈尾上的沖模紙捲等，還沒有研究成功，連四天都到上午六、七點才下工。終於十一月五日試驗成功了。」

開蘇聯國慶紀念會的那天，他們用自己製造的砲彈鳴砲數十響，彈彈飛上山。如若要問效果怎樣，讓日本法西斯強盜哭喪着臉來回答吧！

沈工程師屈指一算，從七月割圖到鳴砲，四個月還差幾天。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解放日報）

警衛英雄李樹槐

蕭 三

延安的觀衆看過『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兩部電影片的，大概都很喜歡那個保衛列寧的瓦西里同志。李樹槐同志三八、三九年在前方時，當然沒有看過這兩個電影，可是他對警衛革命領袖之負責，是可以與瓦西里比美的，是可以寫入藝術作品的。

迫於時間，現在只能略述他的警衛工作的幾個片段。

晉東南是一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總司令部在這裏。日寇在這塊地方製造了許多暗殺案，爆炸事件……總司令部週圍有漢奸特務的活動，通訊員在夜間，不能單人來去送信。李樹槐同志看這情形，除嚴密佈置警衛外，推動老百姓，吸收他們中間的進步份子，參加警衛工作。

在敵後，總司令每到一地，樹槐同志必親自偵查地形，敵情，了解當地情況，週密計劃，佈置內外警戒，並親自參加警衛，巡查哨崗，從各方面封鎖軍情，嚴防意外。無論開軍事和作戰計劃等秘密會議或打電話，沒有使洩露過一點。

總司令住在一家老百姓家裏，樹槐同志、同警衛的戰士和那家老百姓搞好關係，融洽如一家人。同他教自己的伙馬伙都守秘密。老百姓問：『你們的官長是誰？』答道：『是我們的團長、營長』……老百姓

姓是見過國民黨軍隊的營長、團長的，比這邊闊氣些哩！因此都相信了。

那家院子裏有幾個小孩上學的。他們的課本裏有關於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課。小孩們和樹槐同志玩，打開課本問字，問一切。樹槐同志都答覆他們。兒童們說：「毛主席在北路（指陝北），朱總司令在東路，是不是？」樹槐同志說：「是，是」……此外沒有說什麼了。

住了六個月之久，總司令轉移到別處去了。過了許久，這裏的老百姓才知道，住過半年的那位慈祥和藹的客人就是朱總司令，因此埋怨年輕的（這時他二十一歲許）「李師長」（他們把衛士長叫成「師長」）爲什麼不告訴他們，以致沒有好好招待……

朱懷冰勾結日寇向八路軍進攻。李樹槐同志顧慮總司令的安全，週密地佈置警戒，因爲情勢緊張，他並親自守衛，有三夜不會合眼。

隨營學校開全體大會，請總司令去講話。在成百成千人的熱烈掌聲中，一個勤務員恭恭敬敬地遞上一壺茶去請總司令「解渴」。樹槐同志先就有了驚惕，自己預備了淨水，倒給總司令喝了。散會後有四個客人去打籃球回來，口渴了，喝了那個勤務員端來的那壺茶，結果四人中毒了。經追究後，知道那個勤務員是日寇派來的小特務。但由於李樹槐同志之警衛，總司令免於中毒。想一想，如果不然，對革命的損失有多麼大！

總司令由敵後回到後方來，要經過敵人的封鎖線。樹槐同志將幾個手槍班的戰士分工配備得好好的，

如遇情況如何對付，如何脫險，總司令如何隱蔽，甚至總司令應穿那樣的衣服，他都計劃到了。每天一停止行軍就開會檢討，自己參加放哨……結果，總司令安全通過了許多封鎖綫，平安到達了洛陽。

在洛陽，衛立煌招呼客人，自然是有警衛的，自然代爲放哨等等。但樹棟同志總不放心，一刻都不離開總司令。他那時佩着副官的徽章，但衣着簡樸，顯然比不上衛立煌的副官們之闊綽。他專肯讓人家笑他是『十豹子』，却不爲了花花世界動搖他對保衛領袖的責任心。衛立煌的副官再三邀他去看戲、洗澡、玩，他都婉詞謝絕，而日以繼夜地維護着總司令。

從洛陽到西安的火車上，樹棟同志徹夜不眠，備着槍，警衛在總司令的臥車室門口，保證了沿途的安全，直到西安。

總司令到了西安，住八路軍辦事處。那一向日寇飛機接二連三地來轟炸西安。在辦事處的附近，漢奸特務放了許多信號。但由於樹棟同志的警惕，使總司令及時地隱蔽起來，沒有被炸。在西安，總司令去澡堂洗澡，雖當地軍警機關已通知代爲負責警衛，但樹棟同志仍多方設計，隨從洗澡去，盡了自己警衛的職守。

總司令回到延安。在和平環境中，樹棟同志並沒有減弱自己的警惕性。他在總司令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他都十分注意，嚴密檢查廚房每項食品，親自負責採買，以防暗害。別人送給總司令的西瓜，他也先行解剖，檢查一遍。遇着可疑的食品，他不避危險，自己先吃，然後請總司令進食。

無論在前綫，在大後方，在延安，總部的警衛人員中，他一貫吃苦最多，捨命在先。他是衛士長，但隨從總司令乘車時，他讓其他警衛同志坐車內，自己總立在車前，飽曬烈日或風霜。遇緊急情況，別人輪哨，他則兩三個晝夜不睡，守在總司令旁邊。對下級同事同志那就是每週亦不放鬆鼓勵教育，緊急時則每天開會檢討，因此使大家進步。他的革命品質和艱苦作風常使下級的同事感動，而他的民主作風又能團結大家，使之共同前進。

從一九三五年參加革命，到現在九年了。許多他的同事在抗戰中作了重要幹部。但樹槐同志從不計較地位，從三八年作警衛排長，現在仍作衛士長。組織會擬調他到前方作副連長或其他軍職，他却說：「我安心於保衛總司令的工作，並以此為光榮」。因為他善於團結人，待人親切，有禮貌，不自大，肯幫助人，且能在思想上教育，所以許多不安心工作的同志，都轉而安心於警衛工作了。

今年僅僅二十六歲的李樹槐同志，是警衛工作的高尙的模範！我們熱愛我們的朱總司令，同時也熱愛警衛總司令多年如一日的李樹槐同志。

記得上述電影片中那位瓦西里曾經出去為莫斯科居民作遍征糧運糧的工作。李樹槐同志在延安也成了生產的能手。他領導總司令部的「小南泥灣農場」，收穫合一百多萬元（去年物價折計）。今年他和總司令同一個組所種的三畝菜園，所出的菜又是全機關的榜樣，他領導一個支部的生產成績在全機關為第一……

樹槐同志自己生活廉潔、吃苦，常不肯收總司令夫婦贈給他的東西。他不食任何一點小便宜。不抽煙，不鬧酒，不玩紙牌，不串門子，却身上經常帶着兩件東西——日記本和字典。幾年來辛苦學習的結果，他現在已能看解放日報，「簡短的文章了。文化逐漸提高了，政治的、理論的水平也提高了，這就更加強了樹槐同志對革命的認識和奮鬥的信心。總司令對他的工作表示很滿意，並給評語：「一貫積極負責」。在中直勞模大會上選他出席邊區勞模大會，在邊區勞模大會上無疑地他可以被選為警衛員特務員的一面旗幟。

典獄長黨鴻魁

曾克

人生來是善良的。舊社會逼人犯罪。只有共產黨在擔負着改造人的偉大事業。

幹掉了八個縣衙門裏灌租子的警察，黃二魚就更不能回黨家山自己的家了。這是一個倔強勇敢的青年農民，在苛捐雜稅的威逼下，家破人亡，父兄逃散以後所做出來的。在統治階級的眼睛裏，他犯了滔天大罪。一九三三年時候的清澗，遍地發生着這類同的壯舉。

——參加紅軍吧，只有這一條活路！

黃二魚一打定主意，就改名爲黨鴻魁。在綽號朱八戒領導下，組織了游擊隊鬧紅了。

這是十年以前的事。如今黨鴻魁同志却站在革命的司法崗位上，執行着共產黨改造人的偉大事業。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懷着過去做縣軍事部長，區委書記，縣裁判員的熱忱和信心，接交了陝甘寧邊區監獄典獄長的工作。

「對犯人絕對不能打罵受刑，和施用嚴格的處罰，要從思想上教育他們。」

在工作中，黨鴻魁同志不但隨時聽取雷院長這個指示，並且具體的執行了黨的寬大政策。從自己的年世，黨鴻魁同志深深的了解：人生來是善良的。舊社會逼人犯罪。這樣，他願意用盡所有的力量，改造獄裏的人。

「咱們邊區的監獄，就是學校。」黨鴻魁同志常常笑着對別人說。「犯人的生活、學習、娛樂、各方面的享受，是和我們工作同志一模一樣的，物質待遇有時還較多些。」「刑期」，只不過是一個學習和改造的過程。在這期間，讓犯人們學會各種生產技能，認識共產黨救世救人的政策。」

監獄在三十里鋪東面紅寺小山村裏。如果不是大門上懸着牌子，都會把它當成一個普通的機關。連村裏的老百姓，對監獄也親切。沒有鐵窗鐵鏽，更沒有日夜守望的獄卒。很少幾個警衛和看守的同志，是和犯人們一齊出現在飯堂、俱樂部、球場，和一切生產崗位上。座落在低矮的土牆所圍繞的大院子裡，五間寬敞的平房，是犯人的住室。太陽終日照耀着它。早晚從裡面傳出一片鬧嚷愉快的樂器聲和歌唱。犯人們自由的呼吸着遼闊豐茂的山林的空氣。

黨鴻魁同志和犯人們生活在一起，已經整整的一年了。他一到監獄裡，很快就和犯人們打成一片。全獄一百一十九個犯人，才只有三個行政工作同志。他啓發犯人的自動性，組織他們自己管理自己，幫助他們成立小組和俱樂部，分設伙食、衛生、文化、生產四個部門，民主選舉幹事，克服了犯人一向互相輕視和自暴自棄的觀念。

他熟悉和了解各種不同性格的犯人，施用不同的教育，分配不同的工作。對於愛說漂亮話調皮的，他隨時注意他們的實際行動，派到領導強而生產組去。鼓勵愛戴高帽子的，不當衆人批評他們。時時發現老老實實，埋頭苦幹的，在犯人中表揚。由於他的深入和細膩的領導，一年當中，沒有一件逃跑的事情發生。剎那間心頭湧現想逃跑的念頭的犯人，會自己來向黨鴻魁同志反省說：

「典獄長，我是不會逃跑的。今天想起我那七十多歲的老父親，心裡動了一下念頭。」

黨鴻魁同志立刻懇切的對他說：

「人誰還不想家呢，你只要好好守法，澈底改過，將來決心做一個好公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

有一個犯竊盜罪的人，在獄裡還時常犯他的老毛病，比較頑強難改造。犯人們自動的用繩子把他捆起來，要吊打他。黨鴻魁同志却婉言平服了衆人的激憤，開開爭會，採取集體教育和個別說服的方式。最後，這個犯人不但承認了錯誤，發誓改正，而且在以後行動上成了積極份子，影響了別的犯人。

黨鴻魁每天晚上，無論怎樣疲累，都要輪流到號子裡去。這工作經過一個刻苦的過程，最初，他一踏進號子的門，犯人們都立正的站起來，木呆呆的什麼話都不敢說。漸漸的，雖然不起立，也還不和他們談什麼。但是黨鴻魁不但耐心，還用一切方法接近犯人。現在，他可以和犯人同坐同睡，同說同笑，犯人們有什麼意見都對他談出來。他替犯人們讀報，教字，寫家信。當他發現有精神不好的犯人，立刻慰問是不是生病，難過，並交代伙食委員開病號飯，或者勸搬到後審病室裡去休養。

一天下午，警衛員帶着一個衣服破爛，臉色蒼白的中年婦人，背上背着一個吃奶的娃娃，到黨鴻魁同志的屋裡來，這女人像失神一樣，進門就跪在地下叩頭，嚎啕的企求着說：

「大慈大悲的大老爺，開恩讓我見見我男人吧！」

黨鴻魁同志立刻把腿扶在椅子上，查問她是一個新犯人的老婆，不但讓他們會面，並像招待所有幹部的家屬一樣，給他們做飯，借被褥，住在招待室裡。三天以後，這個新犯人對黨鴻魁同志說：

「我的好獄長呵！給我想辦法吧！婆婆在家沒法生呀！一個婦道人家，還帶個碎娃！」

黨鴻魁考慮了一下，就答應他把婆姨留下來，將她安排在已關的犯人家屬中間。忙着給她借鍋碗瓢杓，借米借錢。現在，監獄裡有八家家屬，九個小孩子。黨鴻魁同志組織她們紡織，她們已經都能生產自給，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

刑期滿了要出獄的犯人，有的自動的向黨鴻魁請求：

「就叫我在新村住下吧！這就是我的家麼，我還到那裡去呢？」

廟溝新村一共有八家人，其中七家都是犯人組織的家庭。

獄裡面只有兩個女犯人，黨鴻魁同志特別注意她們的生活。發給她們月經紙，教她們講衛生。其中一個帶了九歲的娃娃，黨鴻魁商得院長的同意，送這娃娃到南區合作社民辦小學去讀書了。每月獄中要負擔九千元的生活費。女犯人受了極大的感動，見着黨鴻魁同志就說：

「一輩子也沒有想到，人犯了罪，孩子還能上學校，天下只有共產黨才能這樣做呀！我再不好好務正生產，真該死！」

黨鴻魁同志一開工，就接受法隊給監獄的一個艱苦的生產任務。一九四四年要做到全部自給。於是，年初，全獄召開了生產動員大會，除了十五六個老弱病疾的以外，將犯人組織到生產部門去。一年來，犯人們都活動在三個農場，一個板廠，一個炭廠，一個蓄養場上。總共完成六百一十石細糧。買了一百三十幾頭羊，一騾一馬。打了八孔土窯，七孔倉庫，修了十三間瓦房，建立了像樣的家務。在板廠工作中，他還用了公私兼顧，分紅的辦法，提高犯人生產情緒，每人分了兩萬多元，有的犯人寄回家去。農場裡每月也有獎勵。今年三四月間，是一個經費都沒有的困難時期，他想到用賣木板調劑，結果還保持一日三餐，經常吃肉，吃麵的好伙食。當廚房裡實在沒有白麵的時候，他將自己很少幾斤優待麵拿出來，給犯人病號吃，犯人們都感動的說：

「典獄長是個老好人，什麼都爲着咱們，操心太多，才只是三十三歲的人麼，看上去已經滿臉皺紋，牙掉了很多。」

黨鴻魁同志和犯人們一齊拿鐵頭拿斧子。因爲他自己是一個受苦出身的莊稼漢，就親手教大家削梢時要側削；細穀子要把糠子包進去等許多操作法。並且關心大家，不要過度勞累。絕對禁止喝冷水、吃生飯、睡濕地。當全村疫病流行傳染的時候，監獄裡的犯人沒有受病。

對生產不積極的犯人，黨鴻魁同志也從思想上去找毛病，然後激發他們的自動性。碰到裝腿傷，裝病，和破壞工具的現象，他總是將情形調查確實，再進行勸說。一個轉變了的犯人說：

「從前我吃洋烟，身上連四兩力氣也沒有，沒想到犯了罪坐了監，學會了種莊稼，活着也有勁了。」
紅寺村的老百姓生產力不足，黨鴻魁同志帶領警衛隊的同志幫助他們春耕鋤草。秋收以後，老百姓自動牽來八九十頭牛幫監獄來踩場。

現在監獄裏只住着十八個犯人，幾十個二流子性質的犯人，經過短期的教育都已經釋放了，四十七個存自由的外役（註）。這些犯人們，在黨鴻魁同志的領導和教育下，認識了二百多字，有的認一千字以上，他們的政治和思想，有着更大的進步。都向勞動者原來的好品質轉變。今年還產生了六個勞動英雄。

犯人們整齊健康的生活着，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改造了他們。將來他們都會成爲參加新社會建設的好公民！

註：隨便到老百姓家或機關、學校去包工，早出晚歸，不看守。

（一九四五年一月解放日報）

蒙民勞動的旗幟

葉家林
蘊明

四年以前的一個秋天，索冒騎着快馬回去了。這件事立刻轟動了伊盟鄂托克旗人，很多上了年紀的農民把他包圍起來，問長問短，交談着關於邊區和八路軍的事情。爲着怕被不知心的人聽到底細，他們的聲音很低。最後蒙民就以信任的眼光把牲口給索冒拚到定邊來。這幾年，索冒很忙，就再沒有回到蒙地去，但他和鄂托克旗人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在鄂托克旗，蒙民婦女勤勞生產，他們厭惡烟徒、賭棍、小偷和懶漢，男人一年就有半年當兵，他們愈來愈窮困了，現在就靠做碱、秧沙地和看守駱駝過活。去年有一個蒙兵官長憂愁地對索冒說：「那裡困難得更厲害了，國民黨軍隊壓迫我們！」

今年，他的親戚五少爺趕來四五十個駱駝——蒙地沒法生了，稅捐太重，十個駱駝就要抽去兩個，實在沒辦法，到邊區來找營生啦！老索冒就勸他把牲口加入合作社，運鹽走延安。接着從蒙地起駱駝來邊區的有幾十個人，老索冒滿心高興，替他們製運鹽的旗子，指點他們從那裡駛，往那裡運，現在第一支插着「蒙民運輸隊」的長行列的駱駝隊已出發了。老索冒準備在羣英大會後，親自去蒙地走一趟，那裡沒法生的，就設法把牲口趕到邊區來，保證過活美氣。他樂的告訴我們：蒙人對八路軍可親呢！

平常蒙民有了困難，就來找他，只要能辦到的，他都一口答應下來。如今已安置了十幾戶窮困的難

民，供給他們食糧、住屋和傢具。曾經，在隣近蒙地一個三不管的地方，有一百多戶流浪在沙漠地上的漢民，找到了老索冒，要到邊區來安家。

老索冒是喜愛光明的，早在廿六七年，苟池還屬章司令管轄，不准把鹽運給邊區人民，不幸那年雨水大，咱們的老池和濫泥池都被水推了，正鬧鹽荒，索冒當時是苟池的會計，只要是邊區老百姓去獸鹽，他都暗暗答應下來，並且親自用自己的兩個駱駝來往運送，一直到咱們打下了新鹽。

經過一個黑暗時期以後，所有鹽池都被八路軍解放而新生了。後來，索冒回到了沃包池。可是這個池偷竊很厲害，「沃包池就交給你呵！」局長對他說的話，成爲他信守不懈的格言。有一次，趙五、周三兩家聯合偷鹽，竟趕出七頭驢子、十個駱駝，老索冒連忙跑到局裡報告，就給抓住了。又在一個黑夜裡，老索冒又發現了偷鹽人，當時已來不及向局裡報告，他就派四個夥計去追，自己一面喊着，一面放幾聲鐵炮，偷鹽人以爲緝私隊放了槍，丟下兩頭驢子兩隻口袋就跑了。自三十一年起，索冒就當選爲苟池的產鹽委員，並兼任沃包池組長。他一貫積極負責，沃包池西離苟池二十里，每次開會，不論寒暖晝夜，他從不缺席，鹽務局認爲老索冒在七個產鹽委員中，執行任務、督促打鹽都是最好的。老索冒不怕年老，常在深夜裡獨自巡查，自從破獲了幾次偷鹽案，從此杜絕了偷鹽現象。

● 在鹽池，有些鹽民是租蒙民鹽壩子打鹽的，因爲租金問題，雙方時有爭吵，鹽務局也不好辦，所以老索冒向政府建議：照顧蒙漢雙方利益，明確規定三個月或半年交一次租金，這樣可以免去政府很多麻煩，

也免去蒙漢之間的不團結，索冒這種積極的建議，立刻被大家所接受了。

他本人的少年時代，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今年他雖已五十八歲，但身體很健壯，穿着羊皮衣褲，牛皮靴，大皮帽子，工作起來，就脫去他的羊皮手套，像壯年人一樣敏捷。他的家，還在幾百里外的蒙地莫合，可是沃包池已經成爲他自己最可親的家了。幾年前，他的光景並不好，自從政府給地收回了旱時被別人佔去的幾塊鹽場，並且決了所有原屬蒙民的房子，誰打了都得給租金，這樣老索冒也和其他許多移來的人一樣，光景很安的變好了。對於打鹽，還是老行家，共有十六個鹽場，租給人家三個，自己今年只打十個場。今年春天風大池裡起樹樁，夏天雨大，淡了鹽質，等到秋天水又太小難結晶了，這許多災害，使他未能完成三千馱的原訂計劃，但仍產鹽二千五百馱，沒有一馱下鹽，是所有鹽民中產量最多、質量最好的。

老索冒辦大眾的事，總是走在前頭。去年苟池成立合作社，擴大股金，老百姓都有些不相信，老索冒首先自己入股上鹽六十馱，積極向大家宣傳合作社的好處，沃包池的股金，都是他收集的。爲防止災荒，他又熱心辦義倉，自己首先出鹽二十馱。對待腳戶，他是誠實無欺的。有些鹽戶，把壞鹽壓在裡面，浮面堆一層上鹽，腳戶以爲是好鹽，打了鹽票，結果吃了大虧，但老索冒給腳戶打鹽票時，首先就告訴他們，那裡的鹽白鹽好，要是自己沒有好鹽，就介紹到另一家去，總是不願讓腳戶受騙吃虧，腳戶們都很喜歡老索冒，說他是老好人。

沃包池二流子李樹德，早年他的爺爺和老索冒有些交情，去年，他幫助這個二流子很多牛工叫他生產，李樹德從此真的務正了，收了些莊稼。這次李樹德聽說索冒要來延安開大會，他對索冒說：「乾大，你走了，我給你經管打場。」池上，有幾家打着老索冒的鹽壩子，年時，有些人收穫不很好，老索冒就少要他們的租金，像苗家比較困難，他就一個錢也不收。

他的這許多事蹟，使人親近他，覺得他是一個誠樸、忠厚而慷慨的老人，這也就是蒙古民族的優點。同時，在這些好處上，他更有一種對邊區民主社會的熱愛。李志奎說：老索冒的腦筋是翻新了。過去池上有些不務正的鹽戶厭惡他，但這次也都投票選他作勞動英雄。

現在，他參加全邊區的羣英大會，被選爲主席團之一。在小組會上，他總是謙虛的說：「自己對不起衆人，沒給人民和政府做下更多的事。」在小組臨選前，他又說：「咱不行，上年歲啦，幹不成更多的事，大家最好選年青後生，像高仲和能成事，又有氣力，咱今年回去，好好做一年，明年再來爭英雄。」雖然大家交口稱讚他，全小組都投他的票，選他作爲全邊區的鹽業勞動英雄。但他沒有一點自滿情緒。

「熬勁兒大」

陳學昭

——記抗屬英雄折碧蓮——

穿着一套黑布棉衣褲，戴着一個平頂圓的皮邊帽子——別緻地——和劉桂英倆牽着手走上主席台去，這就是年青的折碧蓮，今年她被選為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大會，延屬分區抗屬英雄的代表。

她今年二十六歲，出身在貧苦的家庭，十一歲喪父，很小就養成了勞動的習慣；十二歲學會了紡紗織布，十六歲上嫁到延川韓家塬村李長有家。結婚後一個多月長有參加紅軍（紅二團）走了，（今天他在河北打敵人）留下了一對已過中年的父母。（他的公公今年已五十八歲。）一九三九年，碧蓮的婆婆過世後，她的兩個夫兄（長有的一母異父的哥哥）嫌他們公、媳牽累，分了家，當時他們公、媳二人分得十垧地，一個甕，一隻盂，兩雙筷子。那個地方還會經不止一次地落入反動頑固軍的手裡，他們住的窯洞門窗被打爛了，僅有的東西也給搶走了，白天他們躲在山裡，入夜才敢回家。生活本來已很痛楚了，這時候是連生命也不安全的。

在新政權下，她得到優抗的待遇，但她不願意盡靠公家優待，只讓代耕隊砍點柴，擔點水。憑着她自己兩隻手，她紡紗、獻炭、拾糞、把十垧地租出了六垧，自種四垧。這樣，分家後第一年，自己勞動所

得，顧到了吃；第二年，置起了傢具，到去年買了一頭驢，吃穿都不缺了。就是連公公的衣服壽木壽衣也都安排好了。因爲這樣，去年她在文安驛的會上被選爲延川縣的勞動英雄。今年她紡了一百斤紗（原定計劃九十斤），織了一百二十丈布，連同和人家變工種的四垧莊稼，餵豬、羊等副業的收入，除過開支，做到耕一餘一，今春以十三萬元添買了一匹馬；人民辦社股金三萬元。她是一個織布能手，能織各種十樣錦花布。一天除過做飯等事外，紡紗可以紡到半斤；織布能織出二丈二尺。

自從丈夫走後，其間有四、五年沒有音信，但她從未懷過二心，她有中國女人傳統的美德：對平輩慈和，對長、孝敬。十多年來，她從未對公公有過一句怨言。每天給公公做飯，供養老人，十年如一日。就是偶而回娘家一次，只留三、五天，只有一次住了近二十天，因爲她知道她走了，沒有人照顧老人家了。老人常說：『你是我的兒，我的兒媳婦，我的女兒。』去年，公公會對她說：『你可以另想辦法，我兒回來，我負責任。』她回答說：『我已經等了十年，把心放長一點，再等十年，保險他能回來了。你老人家不用提這件事了，這不只是咱一家，這是國家的事，男人爲國打日本，我一定等他回家。』過去，在何紹南統治下，公公還抽洋烟，她也始終沒有一句怨言，有一次，公公把洋烟傢具統統投在火裡燒掉了，她以爲公公爲了什麼事不如意，發脾氣，可是公公對她說：『我每天見你睡得晚，起半夜，辛苦賺的錢都叫我吸了烟，心裡過不去，從此不吸洋烟，咱們的光景，就會過好了。』公公果然戒掉了洋烟，並且也參加了勞動，但她總說：『你吃穿不用管閑事，有我頂着。』從前嫌棄他們公、媳牽累的兩個夫兄，現在光景及不

上她，他們來向她要什麼時，她是有求必應的。她就是這樣，年復一年地「頂」着這艱苦的生活，也還要分出一些力量來幫助別人，幫同胞的弟弟引過了弟媳，前年又幫他贖回了兩垆地；幫助親戚織布，不要工資。同閩、鄰居、親戚都愛戴她，她有極高的威信，常常找她調解夫婦間的糾紛。也有一些抗屬，就像她的堂嫂，丈夫參加了八路軍後，嫁人了，——專想依靠男子過好日子，不肯自己勞動，也不願等待自己的丈夫，這類的抗屬，也是有的——她把堂嫂接到家裡，勸她說：「你沒吃呢，沒穿呢，沒住呢？如果沒吃，沒穿，沒住，我這裡都有，你到我這裡來。如果說，我比你年紀大，還不算老，你能算老麼？」堂嫂在她家裡住了一個多月，經她勸解後，安下心來了，但還不願勞動。要回娘家去依賴。她又勸她：「回娘家不是個辦法。」勸她獨自建立家務。終究，堂嫂被她勸好了。對於二流子劉貴英，她耐心幫助，教她紡紗，訂生產計劃，今年則紡了十斤紗，織了十多丈布，夏季縫了兩套衣服，吃穿都有了。

她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抗屬模範，抗屬英雄，村裡、鄉裡，甚至縣上的抗屬們，大家都注意她，以她的行動當做方向，有些抱着過一天算一天，只等待丈夫回來過享福日子的懶婆娘，都在她的影響之下，開始自己動手，建立起家務來了。過去有不少婦女不願去拾糞，好像這是件羞恥事，她却不管這些，冬天一大早出去拾糞，她說：「不由人的不由人，由人的由人。」後來，別的婦女也搶着去拾了糞。由於她有這樣的威信，今年她領導的婦女紡紗小組，十六個婦女紡織了三百五十二斤紗，織了二百九十三丈布。平常小組裡有誰一時忽然短缺了棉花時，只要向她去，四兩、半斤，她總是樂願的。

可是，她自己還不了解她的模範和英雄是在那裡，「我什麼也沒有幹，又沒有替人民謀慮了什麼，又沒有替公家做了什麼，衆人選我來延安做抗屬英雄代表實在是不配的。」她靠着桌子玩弄着抽屜上的鐵拉手，天真地，興奮地，在小組上一再聲辯着。「我只是吃了點苦，熬勁兒大！」

她的一雙大眼睛向四週的人環視了一下，停留在我的面孔上，笑了。

「我什麼也解不下，什麼也不懂得，我是個不出閨門的生在窯洞裡的，……沒經驗，沒成績，也不會說話。這次要不是爺爺（她稱她的公公）陪我來開會，我一個人怕出門，不敢來。這一次來開了會，聽到衆人的經驗、成績，以後要轉變、轉變。」

確實，在她那紅潤而豐滿的臉上，還流露出那麼多的天真和羞怯，差不多帶着農村裡的閨秀氣味，使人難以想像。會吃過那麼多苦，——十年，該是一個長長的時間——如她自己所說的：「熬勁兒大！」

我們有爲國忘家的英勇戰士，有堅貞吃苦的抗屬，有爲人服役的賢明的邊區政府，難道還有不能打败日本鬼子，建設新中國的道理麼。

「婦女們也很有辦法！大的小的家務建立起來了，抗戰勝利，國家也建設起來了！」聽完折碧蓮的話，一位退伍軍人模範，這樣說着。

田保霖

丁玲

——靖邊縣新城區五鄉民辦合作社主任——

黃昏的時候，把兩手抱在胸前，顯出一副迷惑的笑容，田保霖送走了區長之後，便在窯前的空地上踱了起來，他把頭高高的抬起來望着遠處，却看不見那抹在天際的紅霞；他也曾注視過窯裡，連他婆姨在同他講些什麼他也沒有聽見，他心裡充滿了一個新奇的感覺，只在盤算一個問題：

「怎搞的？一千多張票……咱是不能幹的人嘛，咱又不是他們自己人；沒有個錢，也沒有個勢，頂個毬事，要咱幹啥呢？……」

他被選爲縣參議員了，這完全是他意外的事。

他是一個愛盤算的人，但也容易下決心，這被選爲參議員的事，本沒有什麼困難一類的問題，也不需要下什麼決心，像他會有過的遭遇那樣，不過他却被一種奇怪所糾纏，簡直弄不開這個道理。

當許多年前他全家經年流浪在碾盤渠、下王渠、沙口一帶替人安莊稼而不得一飽的時候，爲着糊口，曾經在教堂裡工作，學會唸經，小心謹慎，慢慢的做到了一個小掌櫃，管了上王渠一村四十四家人，總算他爲人公正，農民對他很好。後來神父換了，他成天挨罵受氣，於是他走了。他走到保定，走到寧夏，走

到洛川，流浪着，販着羊，販着豬，販着鹽和糧食。他賺了一點錢，吃了一些，再還一點賬，生活還是沒法搞好，還欠着賬，但他有了經驗，他成爲一個有點名氣的買賣人了。本來就打算這樣搞下去，可是石老姚、楊伙小來了，搶了東西，吃了胖豬。接着是黃馬隊，接着是來打土匪的二岔搶頭的張團長，百姓被搶的一無所有，人都逃到沙漠中藏了起來，張家畔熱鬧的街市，變得寂無人煙，田保霖也逃到了外縣。然而「紅」了。三十軍軍長閻洪彥到了靖邊，接着又來了二十七軍賀晉年，靖邊縣亂了個身，窮人都分了土地。但田保霖却仍留在城川。有人告訴他，說他是買賣人，他的二叔父是豪紳，帶過民團，最好不回去。於是田保霖第二次不得不好好盤算了：「共產黨打的是富有，是貪官，咱末，做點小本買賣，咱無土無地，欠糧欠賬，一條窮人嘛。咱當過掌櫃，可是沒做過壞事，人都說咱好，咱還怕他們啥？殺頭，殺了咱有啥用呢？人都說三十軍好麼，那麼咱就回去，不怕他。」於是他回去了。抱着一個不出頭不管事的態度，悄悄的回到草山梁，（現改 長渠溝），一大片荒地，沒有人住。他有了地，也不必交租子。他欠的賬也跟着舊政權吹了。他沒有負擔和剝削，經過幾年的經營，他有了六七十垧地，有了牛、馬、羊，開了個小油房，日子過得很好。心裡想：「共產黨還不錯，可是，咱就過咱的日子吧，少管閒事。」

不過做了參議員就得同他們攏在一起，這起人究竟是那一號子人呢？

結果他決定了：「就到縣上開會去，還有高吉祥、馮吉山末，他們在舊社會比咱還有地位，怕個啥，就去。」

田保霖雖然這末想了，但他仍沒有懂得爲什麼會有一千多人投他的票？他是一個買賣人，會受過教堂的宣傳，雖說回到了長渠溝，在革命的政權下，生活一天天變好，却不接近這號子人，也不理解他們，但他的一舉一動，這號子人都是清清楚楚的。從長渠溝一帶的老百姓口中都會說過他的好話，說他是一個平和而誠實的人，是一個正派人。在頭年（四一年）缺糧的時候，政府發起調劑運動，他自動借出了一石多，而且每天到各鄉去借，維持了許多貧苦農民的生活，他對於公益的事熱心奔走，人民對他有好感，他是被他不了解的這號子人所了解的，因此他選爲縣的參議員。

『這是一個新問題，好是好，怕不能成……』當惠中權同志提出靖邊要發展農業，首先要興修水利的時候，田保霖同別人一樣有着上面的想法，靖邊土質太薄，不適耕種，要修水地和水漫地，實在是困難的太，要築壩、壩，要修『退水』，工程都是很大的，而且在這些地方常有寬到幾百畝的沙灘，而且誰去修呢？這裏是缺乏勞動力的地區；唉，問題可多着呢，再譬如地是地主的，却要農民去修，修好了地又該是誰家的呢？但這些問題都有了適當的解決。又討論了剝小麻子皮，割秋草的事，好像不重大，算起來利可大的太呢。又計劃了栽樹的事，都是好事嘛。從前田保霖解不開參議會是個陰名堂，老百姓都說是做官，現在才明白，白天黑夜盡談的怎個爲老百姓做事啦。田保霖從這才算開了眼界，漸漸他明白了他們，他們活着不爲別的，就只盤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因爲他又被選爲常駐議員，經常來縣上開會，他看見楊家畔的石壩修起來了。胡家灣的也修起來了。

修水利的農民一天一天的加多，外縣外鄉的人都到這裏來，楊家畔就打了二十多個窩等他們來往。他們在有沙堆的地方修了水道，利用水力，慢慢地也是不覺地便把那怕人的沙堆冲平。同時農民可以得到十分之八的土地，地主也高興這種坐享其成的分配法。

「唉，這夥人能成，一個勁兒直幹麼！」

他和參議會的議長，也就是縣委書記惠中權同志做了朋友。

「你是頂能幹的，爲大夥兒做點事吧。咱們把靖邊搞得美美兒的。」惠中權只要有機會便勸說他。

「咱是沒有佔上字的光的人，會辦個啥，這話怕不頂真吧？」開始他還這末想，但慢慢地他覺得這是實話，他們要做的事太多，簡直忙不過來，人心同一起，黃土變成金，他的心活動了，有時甚至覺得很慚愧，覺得自己沒意思，人應該像他們一樣活着，做公益事情。

「唉，咱能幹啥呢？咱是買賣人，別的事解不開麼。」這樣的話他也同惠中權談了，現在惠中權又勸他辦合作社了。

「你要能辦好一個合作社，你對靖邊就有一個大功勞，你看咱們新城區老百姓要個啥都得到友區的寧條梁去，到寧條梁去也好，牲口也好，都還要上什麼修城稅，物價又貴，又誤工，而且咱們要買別人東西，別人就抬高物價，你有春上一疋布才賣八百元，秋後就賣八千元，而咱們的麻子從二一四也不過漲到八千元，至於鹽就等於不漲價，你要是在你五鄉能辦好一個合作社，那咱靖邊的合作事業，咱們的經濟

就有辦法，你回去鼓吹，咱們盡力幫助你，這個你能成的。

田保霖便又盤算了，人多不怯力氣重，只要政府裡能幫咱，咱就好好的幹出一番事業吧，也不枉在世一場。『對，能行。』他答應了。

於是他踏上了新道路，爲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靖邊而工作了，他是有意識的要和惠中權一道，和共產黨一道，熱心爲人民服務，這是去年二月間的事。

●田保霖回到了鄉上，十餘天他收到了七十四萬四百元的股金，有二百四十一戶都把公鹽代金入了股。老百姓四處傳說：『田保霖在做好事了。公鹽事小，誤工可大，現在他替咱們包運，趕快把錢交給他吧，又省事，又賺錢，明年還可不管呢！』大家知道他有能耐，於是趕牲口來入股的也有，拿麻子糧食來入股的也有，人工也打成了份子，他們去辦貨，合作社就成立起來，大家選他做了主任。

六月的時候，八個牲口出發了，他們走了鹽池又走延安，一個牲口馱着一千一百三十一元的鹽，到了延安，這鹽便值二萬塊錢，除出了運費，他替咱們合作社賺了一萬餘元。而他們回來的時候，背上又馱了布疋，又要賺一萬多。於是牠們得不到休息，又把春毛馱上米脂，又把鐵鍋馱回來，牠們總是馱着人們需要的東西，而替合作社賺錢，半年的時間牠賺了九十六萬九千多元。

現在呢，田保霖的運輸隊發展到七十四個牲口了，沒有一個壞牲口，他用的是有經驗的幹部，運輸隊長石有光是好的長腳戶，他懂得喂養牲口，他參加合作社是份子制，所以他更積極負責。

也有些運輸隊賠過錢，爲什麼田保霖會賺錢的呢，因爲他不特制度好，管理好，自帶草料，不特會根據羣衆需要來調劑貨物運銷，而他最主要的是懂得放青晒鹽，上槽賣鹽。

接着，油房也辦起來了。寧條梁的人都說：「田保霖是個什麼人，爲什麼不准麻子出口，現在要去採買也不成，老百姓的麻子都賣給合作社了。他媽的，非揍他不可。」但他們是威嚇不了的，老百姓願意把麻子賣給合作社，合作社出的價錢公道，將來要買油也方便。田保霖的油房一共榨了一百六十四榨，出油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四斤，賺了二百三十二萬七千一百六十元。這個生意使靖邊的人都興奮起來了，今年靖邊縣政府擴大種麻三萬垧，能打一萬八千石麻子，九千石油，而寧條梁是不產麻子的。

田保霖替人民辦了事，一下便吃開了，他又被選爲模範工作者，他出席勞動英雄大會，政府裡送了他的匾，老百姓也慰勞他，在會上大家都詢問他爲什麼一下便集了那末多股金，他謙虛的笑着說：「一切替老百姓想，只要於他有益，他就擁護，離了他們是辦不了事的。」他有了新的經驗，人人都說他能行，能辦大事。

這個會也討論到許多生產問題，大家都說靖邊縣吃虧的是布疋；田保霖一盤算，每人每年至低要穿三丈三，全區一萬〇九十五個人就須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三丈五尺，合市價二百六十元一尺計算，共需八百七十六萬一千五百十元，這樣大的數目，如何能行呢？可是在鄉上開展婦紡實在不容易，就需有一個婦女會了，而且這些婦女就只怕羞，要叫她去學，她們一定會當着奇聞扭轉頭去笑。不過天下無雜事，只怕有心

人，田保霖下決心要開展這個工作，他一回去，便做了二百四十一架紡車，分配到全區，他找到了一個難民鄒老太婆，她會紡線，田保霖便替她把家安置好，首先請到自己家裡來教紡線，年輕的婆姨們都笑了，原來這並不難，幾天後，大家都學會了。他便又把她請到另一家去教，鄒老太婆騎着一個牲口，帶着一架紡車在五鄉走了這家又那家，鄒老太婆得了獎勵。紡花的工資很大，紡一斤交半斤，於是婦女們便爭着來請鄒老太婆，大家說：「描雲綉花不算能，紡線織布不受窮。」要是聽到誰家的又會了，心裡就焦急：「唉，鄒老太婆還不來咱們村子，看別人都穿上自己的布了。」這樣，在三個月中教會了卅五個。田保霖又要這卅五個再教人。關於鄒老太婆，去年就上了報，也成了有名氣的人。

田保霖聽到張清益在關中辦義倉，他是邊區特等勞動英雄。田保霖說：「咱靖邊近年成更多，年年防荒旱，這是一件大好事，咱合作社也辦了吧。」於是他糾合衆人開了一百一十五畝荒，又租了一百八十五畝，一共有三百畝，每畝收二斗，便可收六十石，而這個義倉還可推廣，還可發展，要是每鄉都有一個那就不怕天災了。

因爲他曾經向神父磕了八年頭，仍然得不到一口飽飯，革命的政權才救了他，所以他格外討厭他莊子上的關巫神，一看見是上壇，下地獄，退謝神就恨：「這二流子又在騙人的錢。」他想出了一個治巫神的辦法，他找了一個醫生來，開一個藥舖，四處替人灌羊治病，三個月中治了三百個人，灌辛三千，有病的人都找到合作社來，關巫神說：「田保霖本領大，神神也不敢來了。」

五鄉的合作社一出了名，新城區的合作社便有了師傅，田保霖的合作社又成了總社，他們常來打聽行情，學習方法，也開油房，鄰老太婆也到了六鄉，還要到三鄉去，他們也跟着栽樹，也跟着賺錢。田保霖合作社在九個月之中，老百姓分到百分之九十的紅利，他們笑着把紅利又入了股，天天唸着田主任的名字。

現在田保霖到延安來了，參加邊區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他帶着極高的熱情，他要見劉建章，他聽到過延安南區合作社的各種方法，他要向劉主任學習，學習到能把合作社辦成老百姓的親人一樣，人人相信它，依靠它。他也要把他的經驗告訴別人，為大家研究。

這個會議馬上要開幕了，它一定會把田保霖更提高一步，他的眼界也就更要寬廣，他一定會更堅定，更耐煩，做更多的事而為人民所擁護。

田保霖是一個愛名譽的人，但他牢牢記得惠中權同志的話：『要好名聲只有一條路，替老百姓辦好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解放日報）

張得勝

楊朔

『好像走夜路，咱就好比那帶路的；

好像趕騾子，咱就好比那迎頭騾！』

張德勝這樣譬喻自己，毫不誇大。三十多年來，他兩眼烏黑，摸索着光亮，於今算是見到天日了。在勞動英雄大會介紹部隊典型時，他走上台，個子挺高，樸素的長臉帶點憂愁的表情，心裡可歡喜透了。

過去，他受的折磨太多，直到今天，還慣常坐在一邊，眼睛望着地，不言不語，顯得愁悶悶的。不用往遠說，只要退後兩三年，誰把他當人看待！他永遠不能忘記一九三八年秋天的一個半夜，中央軍一排人破開他家的門，把他從炕上拖下來。他的爹娘捧着變賣田產得到的二百八十元白洋，跪在地上哭着求饒。那個軍官把錢揣到腰裡，却依舊把張德勝抓去當兵了。從老家成縣網到西安，他吃不飽，穿不暖，挨打受罵，吃盡苦頭。趕以後，隊伍過了黃河，開到中條山，遇到敵人的大「掃蕩」。國民黨的三萬大軍就像一堆爛紙，轉眼被掃得七零八落。他躲到百姓家裡，做起長工來。直到一九四三年二月，他走遠路送公糧，半道碰見八路軍，才高興地轉到革命的隊伍裡來。

從此，他算摸到光亮，眼睛明了。從前方跑到後方，他不偷懶，不藏奸，只見他做事，不聽他說一句

怨言。在舊軍隊裡，長官常罵他是混蛋，是膿包，於今却顯得又刻苦，又有能耐。一九四四年春天燒炭，就更顯出他的英雄本色。

連長招呼他去說：「鐵廠要炭煉鐵，營裡有命令來，叫咱們兩個月燒六萬斤送去。只有你行，這個任務就給你吧。」

張德勝從小放羊，種莊稼，幾時會燒炭？過去兩三個月，雖然摸摸索索，學到點門徑，可是手藝並不熟練。於今要想完成這個任務，必須一天不歇，不管吹風下雨，每天出一千斤炭，才能辦到。但他只有四個助手，一個叫張喜，坐下就睡，站着也打盹。再有兩個十六七歲的小鬼，一個綽號手驢，一個綽號水牛，兩人不是鬪嘴吵架，就是嘻皮笑臉地打鬧，整天不幹正事。只有王德蘭還算得力。張德勝嘴裡不響心裡發愁，後來一想：「咱當兵的槍砲都不怕，這點小困難，怕啥。」也就放大膽子了。

但是，動手燒炭的第一天，事情就不順心。他和王德蘭累得滿頭大汗，打好一個窖，想要往裡裝柴時，却見水牛和毛驢站在一棵還沒有小孩腰粗的樹幹，你一斧子，我一斧子，只顧逗笑，砍了半天還沒砍倒。張德勝的性子急，做事快，實在看不過眼，可是又怕說多了話，惹得小鬼不痛快，就接過斧頭，自己動起手來，一邊砍，一邊耐心地告訴他們說：

「往後砍樹，只挑大的，留着小的好再長，免得糟蹋樹林子。……砍的時候，貼着地皮砍，要是留的樹槎高了，就等於白費一段木材，你們想想是不是？」

這天，直忙到黑，還沒裝好一窰柴。兩個小鬼揪着嘴，唧唧囀囀的，直埋怨肚子餓，趕到回家，張喜剛把飯做好，正在睡覺。張德勝的人高，氣力足，飯量也大，一頓可以吃升半小米。但是這天心裡發愁，只吃了兩碗。他想到鐵廠要炭煉鐵，準備造槍砲，像這樣稀稀拉拉的一定要吃誤大事。……

第二天，鷄一叫，他就爬起身，也不點燈，摸着黑磨斧子，趕天明，幾把斧子早磨得又亮又快。吃罷飯，他丟下張喜在家燒飯，立刻帶着其餘的人爬上荒山，穿過梢林，領着頭砍柴，一面講些燒炭的方法。砍了一陣，他鑽進窰，叫旁人扛柴，親自把第一窰裝滿，然後點上火。接着，他又和王德蘭去打第二個窰。毛驢和水牛看見張德勝怪和氣的，他們做錯事，也不嘮叨，只是慢慢地指導，幹的便起勁。這天，兩個人砍的柴，恰恰足夠裝滿第二窰。以後，張德勝每天領着大家打窰，砍柴，裝窰，點火，事情算是有一些頭緒。

第四天晚上，張德勝半夜醒了，計算第一窰柴已經燒到時候，應該用泥把風口和窰口蒙住，斃死火，準備取炭。想到這，他忽然急起來，再也困不上眼，就心遲了誤事。他披上衣服坐起身，推推王德蘭說：『起來！咱倆蒙窰去。』可是王德蘭年輕貪睡，含含糊糊地答應一聲，翻了個身又睡了。他便不再驚動他，一個人摸下炕，輕手輕腳地走到門外，抬眼一看，炭窰那個方向一片紅光，照得山溝透明。他吃驚地叫：『噯呀，窰裡起火了！』

王德蘭從夢裡驚醒，朦朦朧朧地跑出來，兩個人便一脚高，一脚低，急急匆匆地奔到窰前。一窰木柴燒

得正旺，火箴從烟窗冒出來，忽忽地，好像颶風。張德勝又急又躁，長鼻子冒出汗珠，繞着竈打轉，懊悔不迭地說：『蒙晚了，蒙晚了！這一竈炭都成了灰！——再看第二竈吧。』

第二竈沒燒成灰，但是取炭時，用手一拿，炭就變成碎塊，散到地上。……

第三竈炭沒燒碎，可是生頭又大，烤火時，一味地冒烟。……

王德蘭幾個人垂頭喪氣地，都很灰心。毛驢罵罵咧咧地說：『照這樣下去，別說兩萬斤，就是兩千斤也燒不出！』

張德勝心裡也是發愁，摸不着頭腦。但他並不洩氣反倒鼓勵大家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咱們肯往裡鑽，不怕燒不好！』

從此，他飯也少吃，覺也少睡，差不多日夜守在竈上，細心地揣摩燒炭的道理。過了一陣，他開竈了，明白竈蒙的早，炭的生頭就大，蒙遲了，不是燒成碎末，就是燒成灰。頂好一天把風口堵一點，讓火燒得又小又慢，等烟窗冒的全是藍烟，不見白灰，便把風口和烟窗嚴嚴密密地閉死，果然不錯，這一竈打開時，每根炭直挺挺地站在竈裡，火候恰好，勁頭又大。

大半月過去了，他們一共打成七個竈，日夜不停地燒。張德勝操勞過度，吃飯都不覺得香。該蒙竈時，他就帶着星星守在竈上，看不見烟，便把手伸進烟筒裡摸，覺得烟是濕的，還可再燒，要是乾的，就是炭燒好了，必須趕快閉竈。他還會拿耳朵聽：如果烟在篤篤地冒，炭還沒好；如果篤篤的聲音時斷時

續，就該蒙審了。

燒炭的本領算是掌握住了，但是燒的總嫌太慢。張德勝搬着指頭一算，出的炭還不到一萬斤。兩個小鬼都能做活，只是有點偷懶要滑，就誤事情。於是青草發芽，野雞孵蛋的時候了。這一天，毛驢掙着斧子，走進一個山窪，草叢裡忽然驚起一隻灰色山雞。他就顧不的砍柴，跑到野雞起飛的地方，蹲下身收蛋。

水牛從半山坡連蹦帶跳地跑過去。搶着要看，三扯兩扯，幾個蛋掉在地上，全跌碎了。毛驢腦了，變了臉罵起來。水牛不肯讓人，也還了嘴。張德勝費了許多言語，才把他們勸開。但是兩個人全哭喪着臉，誰也不理誰了。

張德勝看在眼裡，心頭不住地盤算。趕黑回家，吃完夜飯要睡覺，他盤起腿坐在炕上，眼睛望着地，長臉上掛着點憂愁的表情，慢慢地說：『大家先別睡，我有幾句話講。……早先咱們在前方，從縣吃到州，從州吃到縣，談不到生產，於今來到邊區。就該轉轉腦筋。……俗話說：到山裡打柴，到河裡脫鞋；又說：人怕老來窮，穀怕胎裡寒。你們都是年青人，眼尖手快，怎麼老不學好，整天價不是打架，就是抬槓。……』他翻了翻帶點憂愁的眼睛，從身邊拿起把斧頭，慢慢地摸着斧刃，又說：『你們想想，連長給咱這把斧頭做什麼？要砍柴！砍柴做什麼？要燒炭！燒炭做什麼？要送到鐵廠煉鐵！煉鐵做什麼？要造槍砲子彈，準備反攻！……你們一個是山西，一個是河北，同船過渡，就有五百年緣法，於今一個鍋裡吃飯，

一個鋪上睡，無怨無仇，鬧的什麼！三人成一心，黃土變成金……明兒起來，大家好好上山，只求趕快完成任務，不許再耍脾氣了！

這一篇話，說得毛驢和水生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最後難爲情地互相笑了。他們的腦子想開，第二天上山，不到天黑便完成一窰。以後，只要他們有點好處，張德勝便當着人前誇獎他們；作錯了事，只在背後規勸。夜晚睡覺，被子踢開，他還時常起來替他們蓋好。兩個小鬼受到感動，做事越來越上緊。但是有一件事，他們暗地裡不高興。

他們看見每回取炭，總是張德勝一個人動手，不讓旁人進窰。取炭是件難事。窰膛燒的火紅，烤的人肉皮發痛。張德勝脫得只剩一身單衣，穿着厚底鞋，鑽進窰去，不一歇，衣服就被汗濕透，腳掌燙得站不住脚。過後幾天，他吐出的痰還是黑的。

一天，臨睡前，毛驢不滿意地說：「班長，你怎麼不叫咱們取炭？是不是怕咱學會這點手藝？」

張德勝先是一楞，接着搖搖頭笑道：「你錯了！你不看見取一回炭，我要受多大的傷！人過二十五，半身鑽進土——我三十多了，受點傷不要緊，你們年紀輕輕的，萬一搞壞了，對革命也不好。」

他對張喜，也是一樣的親切，把這個貪睡的小伙子轉變得手脚勤快，做事細心。每天，雞一叫他還是要起來打水磨斧子。王德爾幾個人看他太累，就在白天各自磨快，省得他操心。他一面起早睡遲，推動大家，一面又誠心誠意地栽培他們，沒有多久，瞌睡的不瞌睡了，走不動的也走快了。遇到點事，大家全搶

着幹。這又惹得毛驢撇起小嘴，抱怨道：「班長，你講民主，又不民主了！爲什麼你們專裝大審，光叫我們裝小的？」

張德勝笑着說：「好比發衣服，大人發大的，小人發小的——怎麼說不民主！」

大家一齊心，事情就驚人。最初，一天燒一審，不久加到兩審，最多燒到四審。兩個月末尾核算，竟燒了八萬多斤炭，連裡、營裡、團裡，到處表揚他們。他們又繼續燒。趕到秋收，前後五個月，共總送到鐵廠四十萬斤炭，折錢一千四百萬元，折合細糧四百多石。張德勝自然是英雄，他的新英雄主義更影響全組，使王德蘭和毛驢也變成勞動英雄，水牛和張喜變成模範工作者。

(一九四五年一月解放日報)

(完)

英雄傳 第二集

陳學昭 著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月 一三〇〇〇

定價